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
第九回 獲丑擒渠略施武藝 憐香惜玉曲效慇懃

香菱同淡如走了一會，回來就寫出來，給李紈等看。二人看是《詠優鉢羅花》： 群芳譜上謝紛華，寶藏經中識此花。色相似真還似幻，靈岩非邇亦非遐。

潤含甘露分天竺，清絕纖塵供釋迦。任是畫圖容彷彿，托根宜在梵王家。

二人看了齊聲道：「這有什麼講得，自然是老手不同。」

李紈又笑道：「詩固然好極了，只嫌有些像尼姑的口角。」香菱歎口氣道：「我常想出家，只恨沒這個清福，剛才看了這花，不覺的心融意洽，便自然流露出來了。」王夫人便問：「淡如是幾時學的？」香菱說：「他早也學過，近來很愛弄這個呢。」

李紈、寶釵便看他的詩，是《詠桃花》：

風流雅似武陵溪，勾引遊人跡滿蹊。
洞口妖燒迎遠近，水邊輕薄逐東西。
丹砂私向雕欄吐，紅霧偷從竹徑低。
縱使無言情萬縷，劉郎別後夢魂迷。

兩人看罷，沉吟了一回，便道：「桃花本是個妖邪的東西，況此時早已落的了，何苦找來詠他。剛才太太還說杜鵑的題目不好呢。」香菱接來看了一看，問：「說不通嗎？」李紈道：

「詩是極好的，有什麼不通？不過字句欠雅些。別說『勾引遊人』、『洞口妖燒』、『水邊輕薄』不很妥貼，便是『私』字『偷』字也欠檢點。舜華的夾竹桃何嘗不用天台故事？卻有含蓄。這首的結句便太著相了。」香菱點點頭，其意似乎不以為然。二人就不說，另說些閒話。天已傍晚，各自散了。

寶釵仍舊在書館伴著學生們住，到吃晚飯的時候，只見碧簫悶悶昏昏，話也懶說，酒也不喝，粥飯都不吃。寶釵疑是小孩子們好強，不很誇他的詩，心裡不輸服了。對眾人說道：

「今日取詩原是迎合太太的意思，只要說得好看些就算好。其實碧姑娘這首倒算得第一呢。」小釵道：「我總不服，怎麼舜妹妹反不如了？我瞧這之子一聯真是仙筆。」寶釵道：「舜華這兩首詩就最早，常該背榜的。」氣得小釵臉也青了，反是舜華迷迷的笑。

寶釵又看看碧簫面色也各樣了。原來他們姐妹都是天生成粉妝玉琢的臉兒，從不搽粉。這會碧簫的臉兒偏黃起來。寶釵便問他：「你到底怎麼？」他說：「頭暈得很，口裡發燥，渾身發軟，心頭亂跳。」寶釵說：「你先去睡睡罷。」碧簫站起來不住的發戰，一步也走不動，依舊坐下了。寶釵就叫老媽：

「你所他過去！」這老婆子姓許，最懶最強的，便冷笑道：「這樣大姑娘，還要人抱？我也沒力氣，抱你不動，扶了走罷。」

小釵聽了生氣，便起身過去，把老媽的手一推，說：「不用你了，我會送他。」誰知推得勁兒大了，老媽就坐了一個鬍莊。

叫道：「小爺。何苦把我的屁股都震碎了！」小釵也不理他，雙手攙了碧簫就走出了門，竟抱了他往房裡去。碧簫道：「你別抱，把人瞧見了不好意思。」小釵道：「這會子天也晚了，有那個瞧見？」竟一直抱進了房，放在炕上，要替他解去裙子。

凡是大戶人家女孩子，到了兩歲便穿上裙子，不比那小家子，六七歲的女孩還穿著襖褲滿街的跑。況且賈園裡的姐妹們，各各生得長成，無論大一歲小一歲的，都差不多高，看去倒像七八歲的光景。所以早早就穿上裙了。這時候小釵欲待替他解了好睡，碧簫不肯解，說：「我躺一躺還要起來的，解他做什麼？」

便和衣睡下了，只說：「口燥得很，煩你叫許媽倒碗茶來。」

小釵道：「何必叫他，我伺候你。」便忙忙的在爐子上泡了茶，又用個空碗傾了幾個過兒。先喝一口試試冷熱，才送過去。

一手抱他起來，一手把茶送到口邊。碧簫一口的喝完了，小釵知道還不夠，便問：「還要不要？」碧簫點點頭，小釵又照前送了一碗，才扶他睡下。舜華也過來了，問：「小釵，你晚飯吃飽了沒有？」小釵說：「飽了。」便關上門。正要睡覺，碧簫又說：

「快叫許媽來。」小釵道：「要什麼？告訴我，別去叫這老獸物罷。」碧簫道：「這個不好煩你的。」小釵逼著問他，他只不肯說。舜華會意，就下炕來，走到跟前問道：「碧姐姐，想是要小解麼？」碧簫點頭道：「是。」舜華就伸手去抱他，那裡抱得起！小釵道：「讓開，待我抱下了炕，妹妹扶他過去罷。」舜華說：「使得。」小釵便硬硬的抱他下來，交給舜華扶著，自己忙去揭開桶蓋等候著。因賈家是照南邊鄉風，一切女眷通用便桶，不設內毛房的。這時舜華挽了碧簫走不到三步，一個頭暈跌倒在地，連舜華也帶倒了。小釵連忙趕過去，一手一個抱了起來，問：「跌痛了那裡沒有？」兩個都說：

「沒有。」小釵就放了舜華，抱著碧簫，到了桶邊，一手扶著，一手要去解這裙帶，碧簫著急道：「不要你動！」舜華上去替他脫去了裙子，又把褲帶解開。小釵就輕輕扶他坐下，解完了，又抱起來，仍是舜華替他係褲帶。小釵抱到炕上，安頓他睡下。

碧簫道：「好兄弟，好妹妹，褻瀆你們。明兒別告訴人，省了你個笑話。」舜華道：「我兩個又不傻，為什麼告訴人？人生了病，沒奈何，誰愛是這麼呢，如今睡罷。」小釵坐在炕上不肯睡。恐防他還要茶水，誰知舜華耳尖，叫道：「不好了，屋上有人輕輕的說話呢。」小釵正聽著，只聽得撲的一聲，像有個人跳了下來。碧簫也說：「有賊。快向窗縫裡張張瞧。」小釵靠窗一張，見一個黑大漢子，手裡拿著一枝長香一個火煤筒兒。小釵叫聲：「有賊！」便提了一條棗木包銅的長棍，拔開門門。舜華帶抖帶哭的叫道：「去不得的，別開門。」碧簫倒還膽大，便說：「賊多了出去不得，若只一個也不妨。」小釵不及答話，趕忙的跳出去，那賊聽見房內開門，便將火香擦在地下，反手往腰裡拔出一把雪亮的刀來等著。及見是個小孩子，心裡想著：「且慢殺他，正好拿住了問他這下棋的姑娘在那個屋裡？」不妨小釵眼快手快，便把棍頭在他右腳孤拐上使勁兒一戳，「哎約」一聲，便跌倒了。小釵正要用繩子捆他，忽見一塊瓦從簷上飛下來，小釵把頭一側，打不著，反打著了這賊的左腿膝上，又「哎唷」了一聲。小釵抬頭一看，屋簷上立著一個長人，手裡也拿把刀。小釵便把身子一縱，跳上了屋，順手把棍子在他兩小腿上用力一掃，撲通的一聲，栽下簷來，碰在階沿石上，把一隻眼珠子砸瞎了，淌了滿臉的血。這邊還有一個賊，坐在屋脊上，見這孩子手段利害，站起身往屋後就走。

小釵趕過去照著脊梁骨把棍頭一點，便咯嚨嚨滾下後院子去了。

又四下一望，沒有賊了，小釵跳下來，走進房叫道：「姐姐，妹妹，別怕，賊都打倒了。我去叫人來捆綁他。」碧簫道：

「我倒不怕，把個舜妹妹嚇壞了，快抱他到我這邊來。」小釵看時，只見舜華把被蒙著頭，抖得翠花兒似的。忙說：「好妹妹，別怕。」便連被抱到碧簫炕上，往裡邊放下。自己往外，一路的開門出去。

到門房口叫道：「快拿幾條麻繩來綁賊！」包勇在裡頭應道：「賊在那裡？」小釵道：「打倒在花園裡了。」包勇跳起身，光著脊梁，不及一條褲，拖了鞋，拿了兩條繩，開出房門，跟著小釵就走。後面長興焙茗都拿著繩子沸反。一路叫一路跑，管門的老李也起來了。小釵領著他們進到怡紅院裡，眾人忙把兩個賊的手反綁起來。小釵道：「後院子裡還有一個呢。」眾人也去捆綁了，抬過來擦在一堆兒。裡頭賈政、賈蘭都出來了，賈政就叫家人們一齊拖到大觀樓下，自己坐在炕上，問小釵怎麼拿的？小釵告訴了一遍。

賈政便喝問：「你是那裡來的強盜？姓什麼？前年到這府裡來偷盜金銀可就是你們麼？」內中一個打斷了背骨，不會說話的

了。這兩個打的是腿腳，還硬朗，只跪著不開口。賈政道：

「把那先下屋來的黑賊先打起來！」包勇應了一聲，提起鉢盂大的拳頭，在他臉上狠狠的捶了幾十下。那賊受不得，便嚷道：

「諒來總要死的了，別打咱，咱招罷。」包勇住了手，賊便說道：「上回來偷金銀這夜，咱也在內，卻不是為頭。那為頭兒的姓何。後來劫這尼姑，是咱一人來的。」賈政問：「這尼姑怎麼樣了？」賊道：「咱怕捕快查拿，就帶他上了山東海盜的船。誰知這尼姑一心想要尋死。虧了船中同伙共有三十個人，便分作五班，每日派六個人輪流守著他。又把他上下衣服通剝去了，連裹腳布子也抽掉了，簪環首飾盡數除下。只用一牀被蓋著他。他就尋不來死，只是不吃。漸漸餓了七八天，身上只剩了一片皮一包骨，實在餓不過，也略吃些粥飯。過了三個多月，不想竟受了胎了。就肯要東西吃，又要什麼酸的吃，話也肯說起來了。」賈政究竟是個正經誠實人，只猜強盜也是一夫一婦作配的，便問：「誰和他有的胎？可是你嗎？」賊道：

「同船三十個人，沒日沒夜和他鬧玩兒，那裡知是誰有的？」

賈政哼了一聲，又問：「如今這個人在那裡？」賊說：「咱們瞧他的光景，只說他有了孩子在肚裡，想必順過來了，就不很防他。這日攏了海岸，岸上有個村子，大家齊打伙兒上去打劫，只留一個人看船。誰知他光著身子滾下牀來，慢慢爬到船沿，滾下海去了。可惜這孩子還沒生得出來。」賈政道：「你既在海盜船上，為什麼又大遠的到這京城裡來呢？」賊道：「尼姑死了，眾伙伴都沒得取樂。雖在別處也搶了幾個女人來玩玩，總嫌不很俊。咱想著你府裡這晚和尼姑下棋的這個姑娘長得很俊，為此帶了他二人特找來的。」包勇道：「怪道現有一枝悶香擦在地下呢。」賈政大怒，叫再打。包勇提拳在那邊臉上又是幾十下，漲得像紫光桃一般，連嘴都張不開了。蘭哥說：

「別盡著打了，拉去交給卡子上的營兵看守，明兒送官治罪便了。」數天內自然審明正法，不必細提。

單說那小釵，送了老爺哥哥進去，回身就到母親那邊問問。

寶釵道：「我和彤姐姐都沒聽見，倒免了害怕。又問妙香姐妹並三個姪女，都說：『睡著了』，不聽見。後來綁了拖出去的時候，才知道，並不曾驚著。」小釵放了心。回進房去，把舜華抱起來，偎在懷裡臉貼臉叫道：「親妹妹，好妹妹，別驚出病來。」見他額角上都是汗，伸手進小襖子裡一摸，胸口也是汗，心裡還是突突的跳，連忙把帕子替他揩乾了汗，放他到炕上睡下。蓋好了被，代他揉胸膛。舜華喘著說：「別揉了，去睡罷。」只聽見那邊碧簫哎的一聲，小釵連忙過去看時，只見他張著口說不出話來，忙問：「要茶喝麼？」他掙著說聲：

「要。」小釵就去篩了一大碗茶，抱他坐起來，喝完了。又說：

「還要呢！」小釵又送了一大碗茶，聽他肚子裡就碌碌的響起來了。忙扶他睡下，用手在他肚子上輕輕的拓。碧簫把眉頭一皺，掙著說：「不好了，又要解手了。」小釵說：「不妨。」